

全国翻译硕士专业学位（MTI）系列规划教材

汉英 翻译实务

A Practical Coursebook on
Chinese-English Translation

温秀颖 孙建成 主编



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出版社
University of International Business and Economics Press

全国翻译硕士专业学位（MTI）系列规划教材

汉英翻译实务
A Practical Coursebook on
Chinese-English Translation

主 编 温秀颖 孙建成

编 委 (按姓氏笔画为序)

王 钰 王 玲 刘丽秀

张 莹 张梦佳 徐璐璐

储艳红 魏 纶

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出版社
中国·北京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汉英翻译实务 / 温秀颖, 孙建成主编. —北京:
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出版社, 2013

全国翻译硕士专业学位 (MTI) 系列规划教材
ISBN 978-7-5663-0855-9

I. ①汉… II. ①温… ②孙… III. ①英语 - 翻译 -
研究生 - 教材 IV. ①H315. 9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3) 第 242921 号

© 2013 年 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汉英翻译实务

A Practical Coursebook on Chinese-English Translation

温秀颖 孙建成 主编

责任编辑：刘丹

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出版社
北京市朝阳区惠新东街 10 号 邮政编码：100029
邮购电话：010-64492338 发行部电话：010-64492342
网址：<http://www.uibep.com> E-mail：uibep@126.com

唐山市润丰印务有限公司印装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成品尺寸：185mm × 260mm 14.5 印张 335 千字
2013 年 10 月北京第 1 版 2013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7-5663-0855-9
印数：0 001 - 3 000 册 定价：27.00 元

出版说明

“全国翻译硕士专业学位（MTI）系列规划教材”是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出版社联合全国重点高等院校的骨干教师推出的一套面向翻译硕士专业学生的、涵盖不同模块的立体化教材。

MTI 的目标是培养德、智、体全面发展，能适应全球经济一体化及提高国家国际竞争力的需要，适应国家经济、文化、社会建设需要的，具有熟练翻译技能和宽广知识面的能够胜任不同专业领域所需要的高层次、应用型、专业型口笔译人才。高层次、应用型、专业性口笔译人才的培养是 MTI 教育的宗旨，也是开发这套教材所遵循的原则。

《翻译硕士专业学位研究生指导性培养方案》是本套教材的编写依据，教材以职业翻译技能训练为核心，以适当的应用型翻译理论为指导，配合不同学科领域的专题训练，旨在完善学生翻译学科知识结构，提高学生口、笔译实践能力，培养应用型、实践型、专业型高级翻译人才。本套教材由笔译、口译、理论、百科知识四个模块组成：

一、口译模块

口译技巧与实践	交替传译
同声传译	视译
法庭口译	外交口译
传媒口译	口译研究

二、笔译模块

笔译技巧与实践	文学翻译
经贸翻译	法律翻译
科技翻译	传媒翻译
中国典籍英译	英汉翻译实务
汉英翻译实务	计算机辅助翻译
商务汉英翻译（研究生）	商务英汉翻译（研究生）

三、理论模块

中国翻译简史	西方翻译简史
中国翻译理论概述	西方翻译理论概述

前　　言

随着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和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综合国力不断增强，国际交往日益频繁，国家对高层次翻译专门人才的需求，无论从数量上，还是质量上都提出了迫切的要求。为适应这种需求，国务院学位委员会于2007年1月批准设置了翻译硕士专业学位（MTI），要求在教育过程中注重培养高水平专业技能、高度的职业道德以及忘我的职业奉献精神，同时要求掌握较深入的专业理论知识，具有独立承担专业领域实际工作和管理工作的能力。为此，我们根据专业学位强调实践性、应用性、专业化的特点、理念与模式，编写了本教材。

《汉英翻译实务》本着理论联系实际和精讲多练的原则，按照主题教学模式编排课文内容。全书共分两个部分（文学翻译和应用翻译），共十三个单元，每个单元有一个主题，包括课文，课文参考译文，参考译文赏析，翻译理论学习，翻译练习等部分组成。

为方便教学和学习者自学使用，书后附录了翻译练习参考译文和主要参考书目，并提供了教学课件，教学课件内容包含了本教材的所有相关项目。

本教材选材典型，课文绝大多数选自国内外有影响的书籍、报刊、杂志，题材涉及散文、小说、诗歌、外宣、公文、旅游、商务等方方面面，所选文章具有经典性、知识性、趣味性和实用性。

本教材主要由天津财经大学人文学院外语系多年从事翻译教学，并承担翻译专业硕士（MTI）教育教学、经验丰富、教学效果优秀的资深教授和一线骨干教师编写。全书由温秀颖、孙建成两位教授担任主编。温秀颖教授负责全书的设计、修改、统编和定稿，并负责第一单元的撰写。张梦佳负责第二单元的撰写，刘丽秀负责第三、第四单元的撰写，储艳红负责第五、第六单元的撰写，张莹负责第七、第八单元的撰写，魏颖负责第九单元的撰写，王钰负责第十、第十一单元的撰写，徐璐负责第十二、第十三单元的撰写。全书由孙建成教授审阅。

在本教材编写过程中，我们得到了天津财经大学研究生院、人文学院的关心和大力支持，得到了同行专家的指导和帮助，对此我们深表谢忱。同时，我们要真挚地感谢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出版社的领导和编辑，感谢他们为本书的付梓出版所提供的便利、帮助和所付出的辛勤劳动。

在编写过程中，我们参考了众多报刊、书籍和有关网站的资料，从中获益良多，在此一并向作者表示诚挚的谢意。教材中的疏漏或不当之处，恳请广大读者及同行专家赐教指正，以便在重印时进一步修改完善。

编者
2013年10月



四、百科知识模块

英汉对比研究

文体与翻译

翻译与跨文化交际

中西文明

本套教材的作者不仅具备 MTI 教学经验，还拥有极其丰富口、笔译实践经验，将在教材中融入他们多年来累积下来的口、笔译专业训练方法和珍贵的实践素材。他们集教学经验和专业背景于一身，这是本套教材编撰质量的有力保证。

本套教材配有 ppt 课件等教辅资源，供教师教学参考。

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出版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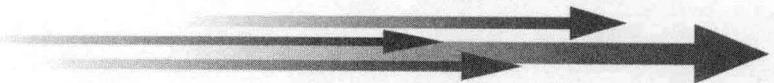
2013 年 10 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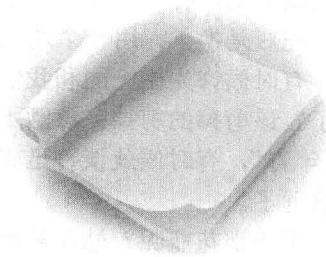
目 录

第一部分 文学翻译	1
第一单元 散文翻译（一）	3
第二单元 散文翻译（二）	13
第三单元 小说翻译（一）	27
第四单元 小说翻译（二）	53
第五单元 诗歌翻译（一）	75
第六单元 诗歌翻译（二）	91
第二部分 应用翻译	105
第七单元 政治文献翻译	107
第八单元 外宣翻译.....	119
第九单元 公文翻译.....	131
第十单元 旅游翻译.....	137
第十一单元 餐饮翻译.....	149
第十二单元 商务翻译（一）	163
第十三单元 商务翻译（二）	175
翻译练习参考译文	183
参考文献	222

第一部分

文学翻译





第一单元

散文翻译（一）

教学目标

本单元教学目标为：一、让学生了解汉语散文的特点；二、熟悉散文英译的原则；三、体会散文英译的相关策略和方法。

课 文

鲁迅先生记

萧 红

鲁迅先生家里的花瓶，好像画上所见的西洋女子用以取水的瓶子，灰蓝色，有点从瓷釉而自然堆起的纹痕，瓶口的两边，还有两个瓶耳，瓶里种的是几棵万年青。

我第一次看到这花的时候，我就问过：

“这叫什么名字？屋里不生火炉，也不冻死？”

第一次，走进鲁迅家里去，那是近黄昏的时节，而且是个冬天，所以那楼下室稍微有一点暗，同时鲁迅先生的纸烟，当它离开嘴边而停在桌角的地方，那烟纹的疮痕一直升腾到他有一些白丝的发梢那么高。而且再升腾就看不见了。

“这花，叫‘万年青’，永久这样！”他在花瓶旁边的烟灰盒中，抖掉了纸烟上的灰烬，那红的烟火，就越红了，好像一朵小红花似的和他的袖口相距离着。

“这花不怕冻？”以后，我又问过，记不得是在什么时候了。

许先生说：“不怕的，最耐久！”而且她还拿着瓶口给我抓着。

我还看到了那花瓶的底边是一些圆石子，以后，因为熟识了的缘故，我就自己动手看过一两次，又加上这花瓶是常常摆在客厅的黑色长桌上；又加上自己是来自寒带的北方，对于这在四季里都不凋零的植物，总带着一点惊奇。

而现在这“万年青”依旧活着，每次到许先生家去，看到那花，有时仍站在那黑色



的长桌子上，有时站在鲁迅先生照像的前面。

花瓶是换了，用一个玻璃瓶装着，看得到淡黄色的须根，站在瓶底。

有时候许先生一面和我们谈论着，一面检查着房中所有的花草。看一看叶子是不是黄了？该剪掉的剪掉；该洒水的洒水，因为不停地动作是她的习惯。有时候就检查着这“万年青”，有时候就谈鲁迅先生，就在他的照像前面谈着，但那感觉，却像谈着古人那么悠远了。

至于那花瓶呢？站在墓地的青草上面去了，而且瓶底已经丢失，虽然丢失了也就让它空空地站在墓边。我所看到的是从春天一直站到秋天；它一直站到邻旁墓头的石榴树开了花而后结成了石榴。

从开炮以后，只有许先生绕道去过一次，别人就没有去过。当然那墓草是长得很高了，而且荒了，还说什么花瓶，恐怕鲁迅先生的瓷半身像也要被荒了的草埋没到他的胸口。

我们在这边，只能写纪念鲁迅先生的文章，而谁去努力剪齐墓上的荒草？我们是越去越远了，但无论多么远，那荒草是总要记在心上的。

参考译文

Mr. Lu Xun had a plant pot in his sitting room. It looked like the jar European women fetched water with, as shown in paintings. It was of a bluish gray with a couple of ripples naturally embossed with its own glaze. It had a handle on each side near the top. Planted in it were a few evergreens.

The first time I visited Mr. Lu Xun I asked:

“What plant is this? There is no fire in the room, but it is not frozen.”

It was toward evening one winter day. The sitting-room downstairs was dim. Mr. Lu Xun was smoking a cigarette. When he took it away from his lips, holding it between his fingers at the corner of his desk, small puffs rose as high as the top of his grayish hair and, further up, they were no longer visible.

“It’s called evergreen. It’s always like that.” He flicked the cigarette ash to the ashtray next to the pot and the cigarette grew redder still like a small flower glimmering two or three inches from the cuff of his sleeve.

“It is not affected by the cold, is it?” I asked another time, not remembering exactly when.

“No, it is not,” said Mrs. Lu. “It’s a very tough plant.” She held the pot by the top, shaking it for me to see. I noticed there were some pebbles around the bottom.

Later, as I got to know them better, I went up to the black table to see the plant once or twice. Coming from the cold north I always wondered why this plant did not wither even in winter.

The plant was now still alive. Sometimes it was placed on the photograph. But it had been transplanted into a glass pot through which their yellowish roots could be seen at the bottom.

Mrs. Lu would chat with us while moving from one plant to another, checking if any of

them had turned yellow or needed clipping or watering. She would keep herself busy in her room. Sometimes she examined the evergreen, sometimes she talked of Mr. Lu Xun, in front of his photography, as if someone of the remote past.

But where was the pot now? It was standing in the graveyard, in the grass, its bottom missing. The bottomless, empty pit had been there spring through autumn until the pomegranate at the head of the neighboring tomb had blossomed and borne fruit.

Since the Japanese bombardment of Shanghai only Mrs. Lu had made a detour to visit the tomb, but no others had ever been there. The tomb must have been overgrown with wild grass and the porcelain bust of Mr. Lu Xun buried up to the chest, not to mention what had happened to the pot.

As for us over here, there is not much we can do but write some memorial articles. Who will go and trim the grass on his tomb, however? We are getting further and further away from him, but no matter how much further away we are, we must remember the grass on his tomb.

(Tr. by Liu Shicong)

参考译文赏析

萧红对鲁迅先生十分景仰，常以导师相称。1936年10月，鲁迅逝世，萧红当时在日本，心情难过，写信回来，以《海外的悲哀》为题登在当时《中流》杂志专号上。后来又连续写了几篇纪念文章，《鲁迅先生记》为其中之一，写于1938年。

萧红的小说写得好，散文写得也好。文字朴素自然，跟说话一样，不雕琢；但文章充满真情，写道苦难时，读来往往使人下泪。这是萧红散文一个特别好的地方，翻译时对这一点予以注意，可使译文有感染力；萧红具有女作家感觉微妙、感情细腻的特点，善于描写细节，给人真实感，翻译时选词宜具体(specific)、恰当(appropriate)，句子的结构与长度应宜于表达原文的思想和情感；萧红的文字常有不符合语法规规范的现象，翻译时要予以调整，将其译成规范的英语，翻译严肃作家的作品应该这样，也值得这样。举例分述如下：

[原文] 鲁迅先生家里的花瓶，好像画上所见的西洋女子用以取水的瓶子，灰蓝色，有点从瓷釉而自然堆起的纹痕，瓶口的两边，还有两个瓶耳，瓶里种的是几棵万年青。

[译文] Mr. Lu Xun had a plant pot in his sitting room. It looked like the jar European women fetched water with, as shown in paintings. It was of a bluish gray with a couple of ripples naturally embossed with its own glaze. It had a handle on each side near the top. Planted in it were a few evergreens.

这个段落是一个长句，翻译时需做一些处理。原文以“鲁迅先生家里的花瓶”开头，“花瓶”成了这个长句的主语。如果英语句子也以同样方式开始，则显陡然。略作变化，译文句子以“鲁迅先生家里有个花瓶”开始，再根据内容将长句分成几个短句，慢慢地



对花瓶进行描述，这样，全段的行文速度就变得平稳、均衡，全无陡然之感。

〔原文〕以后，因为熟识了的缘故，我就自己动手看过一两次，又加上这花瓶是常常摆在客厅的黑色长桌上；又加上自己是来自寒带的北方，对于这在四季里都不凋零的植物，总带着一点惊奇。

〔译文〕Later, as I got to know them better, I went up to the black table to see the plant once or twice. Coming from the cold north I always wondered why this plant did not wither even in winter.

汉语里有两处用了“又加上”，这是口语里长有的现象。第一个“又加上”略有因为之意，作淡化处理之后可予忽略。第二个“又加上”等于“因为”，用现在分成短语Coming from the cold north来表示就可以了。

〔原文〕……同时鲁迅先生的纸烟，当它离开嘴边而停在桌角的地方，那烟纹的疮痕一直升腾到他有一些白丝的发梢那么高。而且再升腾就看不见了。

〔译文〕Mr. Lu Xun was smoking a cigarette. When he took it away from his lips, holding it between his fingers at the corner of his desk, small puffs rose as high as the top of his grayish hair and, further up, they were no longer visible.

这两句描写鲁迅吸烟的细节，很细致，很逼真。用英语描写时也应和原文一样细致，选择相应的词和既符合英语规范又符合原文风格的句式，能收到较好的效果。

〔原文〕“这花，叫‘万年青’，永久这样！”他在花瓶旁边的烟灰盒中，抖掉了纸烟上的灰烬，那红的烟火，就越红了，好像一朵小红花似的和他的袖口相距离着。

〔译文〕“It’s called evergreen. It’s always like that.” He flicked the cigarette ash to the ashtray next to the pot and the cigarette grew redder still like a small flower glimmering two or three inches from the cuff of his sleeve.

这也是一个细节，描写鲁迅先生手里点着的烟卷。翻译时选择具体、恰当的动词，如flicked, grew, glimmering等。

〔原文〕至于那花瓶呢？站在墓地的青草上面去了，而且瓶底已经丢失，虽然丢失了也就让它空空地站在墓边。我所看到的是从春天一直站到秋天；它一直站到邻旁墓头的石榴树开了花而后结成了石榴。

〔译文〕But where was the pot now? It was standing in the graveyard, in the grass, its bottom missing. The bottomless, empty pit had been there spring through autumn until the pomegranate at the head of the neighboring tomb had blossomed and borne fruit.

作者在这里借花瓶抒发忧伤的心情和对逝世后的鲁迅的牵挂，读来感到难过。从“至于”到“已经丢失”可作一个完整的句子译。原文从“虽然”到“秋天”句，是两个主从复合句，若照原文句式将其译成两个英语的主从复合句，译文就很长，而其意只是“瓶底已经丢失，虽然丢失了也就让它空空地站在墓边。我所看到的是从春天一直站到秋天；它一直站到邻旁墓头的石榴树……”，这个意思用一句话可以说清楚，“(瓶底)丢失”用形容词“bottomless”，“空空地”用“empty”来表示就行，“我所看到的”可译可不译，不译不影响原意，而句子更简练、更紧凑。

〔原文〕我们在这边，只能写纪念鲁迅先生的文章，而谁去努力剪齐墓上的荒草？我

们是越去越远了，但无论多么远，那荒草是总要记在心上的。

[译文] As for us over here, there is not much we can do but write some memorial articles. Who will go and trim the grass on his tomb, however? We are getting further and further away from him, but no matter how much further away we are, we must remember the grass on his tomb.

这一段文字，可见萧红对鲁迅的感情之深。多情的作者睹物思人，把“墓上的荒草”“记在心上”，就是把逝者记在心上。翻译时，根据原文的叙述平铺直叙即可，不宜对文字和句子从形式上做过多雕琢。思想和感情是内在的，内涵丰富的文字多趋于平淡。

最后，说一说将译文作为独立文本来审视的问题。翻译此类文章一般都是从词句着手，某个词如何译，某句话如何说，冥想苦索，从头到尾，译完之后就完了。译者努力使译文词句与原文相符，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个方面。同时，译者更应该注重译文的整体效果，包括内容的和风格的。即是说，始自词句的翻译既要在词句层级上尽量与原文一致，也要考虑到译文作为一个独立文本的整体效果，当二者有了矛盾，要变通前者，使其适应后者。翻译过程中，为了顾全整体，有时就顾不上个别细节的“忠实”，这是不可避免的。总之，将译文作为一个独立文本加以审视，审视其整体效果——看其内容是否与原文相符，看其叙事语气与行文风格是否与原文一致——是重要的。（选自刘士聪《英汉·汉英美文鉴赏与翻译》，译林出版社，2003）

翻译理论学习

散文翻译

一、什么是散文？

散文这个名称，随着文学的发展，它的含义和范围也在不断的演变。我国古代把与韵文、骈体文相对的散体文章称为“散文”，即除诗、词、曲、赋之外，不论是文学作品还是非文学作品，都一概称之为“散文”。现代的散文指除诗歌、戏剧、小说以外的文学作品，包括杂文、小品文、随笔、游记、传记、见闻录、回忆录、报告文学等。近年来，由于传记、报告文学、杂文等已发展为独具特色的文体，所以人们又趋于把散文的范围缩小。

现代散文是指与诗歌、小说、戏剧并称的文学样式，特点是通过对现实生活中某些片断或生活事件的描述，表达作者的观点、感情，并揭示其社会意义。它可以在真人真事的基础上加工创造；不一定具有完整的故事情节和人物形象，而是着重于表现作者对生活的感受，具有选材、构思的灵活性和较强的抒情性，散文中的“我”通常是作者自己；语言不受韵律的限制，表达方式多样，可将叙述、议论、抒情、描写融为一体，也可以有所侧重；根据内容和主题的需要，可以像小说那样，通过对典型性的细节与生活片段，作形象描写、心理刻画、环境渲染、气氛烘托等，也可像诗歌那样运用象征等艺



术手法，创设一定的艺术意境。散文的表现形式多种多样，杂文、短评、小品、随笔、速写、特写、游记、通讯、书信、日记、回忆录等都属于散文。总之，散文篇幅短小、形式自由、取材广泛、写法灵活、语言优美，能比较迅速地反映生活，深受人们喜爱。

二、散文的分类

根据散文的内容和性质可分为以下几类：

(1) 叙事散文：以写人记事为主的散文。这类散文对人和事的叙述和描绘较为具体、突出，同时表现作者的认识和感受，也带有浓厚的抒情成分，字里行间充满饱满的感情。叙事散文侧重于从叙述人物和事件的发展变化过程中反映事物的本质，具有时间、地点、人物、事件等因素，从一个角度选取题材，表现作者的思想感情。

(2) 抒情散文：注重表现作者的思想感受，抒发作者的思想感情的散文。这类散文有对具体事物的记叙和描绘，但通常没有贯穿全篇的情节，其突出的特点是强烈的抒情性。它或直抒胸臆，或触景生情，洋溢着浓烈的诗情画意，即使描写的是自然风物，也赋予了深刻的社会内容和思想感情。优秀的抒情散文感情真挚，语言生动，还常常运用象征和比拟的手法，把思想寓于形象之中，具有强烈的艺术感染力。

(3) 写景散文：以描绘景物为主的散文。这类文章多是在描绘景物的同时抒发感情，或借景抒情，或寓情于景，抓住景物的特征，按照空间的变换顺序，运用移步换景的方法，把观察的变化作为全文的脉络。生动的景物描绘，不但可以交代背景，渲染气氛，而且可以烘托人物的思想感情，更好地表现主题。

(4) 哲理散文：哲理，是感悟的参透，思想的火花，理念的凝聚，睿智的结晶。它纵贯古今，横亘中外，包容大千世界，穿透人生社会，寄寓于人生百态家长里短，闪现在思维领域万千景观。高明的作者，善于抓住哲理闪光的瞬间，形诸笔墨，写就内涵丰厚、耐人寻味的美文。时常涵咏这类美文，自然能在潜移默化中受到启迪和熏陶，洗礼和升华，这种内化作用无疑是巨大的。哲理散文以种种形象来参与生命的真理，从而揭露万物之间的永恒相似，它因其深邃性和心灵透辟的整合，给我们一种透过现象深入本质、揭示事物的底蕴、观念，具有震撼性的审美效果。把握哲理散文体现出的思维方式，去体悟哲理散文所蕴藏的深厚的文化底蕴和文化积淀。

三、散文的翻译

我国资深翻译家刘士聪先生在其《汉英·英汉美文翻译与鉴赏》(2002)一书中说：“文学作品的翻译是语言艺术，其至高境界是再现原文的韵味。”他认为，散文的韵味，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

1. 声响与节奏

“凡文学作品，不论是小说、散文或诗词，写在纸上是文字，读出来就是声音。一切文学作品……有声语言是自然界里的一种运动形式，广义的散文的语言，和自然界其他运动形式一样，是有节律的。这种节律虽不规则，但惟其随意，惟其自然而妙不可言。”(2002: 2)因此，在散文翻译中，应当将这种声响与节奏，特别是节奏体现出来，“这是保持和再现文学作品语言审美价值的一个不可忽略的方面。”(2002: 3)

2. 意境和氛围

“译本说来，任何形式的文学作品都有一种意境和氛围，这种意境与氛围通过作者在

作品里所表达的精神气质、思想情操、审美志趣以及他/她所创造的形象营造出来，并构成作品审美价值的核心。”（2002：3）因此，“文学翻译只有保持和再现原文的这种意境和氛围，才能使译文具有和原文类似的审美韵味。”（2002：3-4）

3. 个性化的话语方式

“每个作家都以他/她独特的方式表达自己，因此，他/她所使用的语言是属于他/她自己的，也就形成了他/她自己的语言风格……就是说，当我们翻译一个作家的作品时，通过翻译他的语言可以再现他的气质。”（2002：4）这就要求译者认真研究原作的语言风格，并通过这种研究来考察作者的精神气质、思想情操和审美志趣，从而在翻译其独有的话语方式的基础上，再现其精神气质。需要指出的是，再现原文的话语方式，并不是要拘泥于原文的语法、句法、逻辑等外在形式，而是要在照顾这些外在形式的同时，更加重视隐含在原文中的思想和感情，否则译出的译文就可能成为语法、句法正确，但却毫无艺术感染力的苍白之作。

当然，再现原文的韵味绝非易事，但只要（译者）加强语言、文化和审美方面的修养，这个目标是可以逐步达到的。

翻译练习

练习一

向 日 葵

冯亦代

看到外国报刊登载了久已不见的梵高名画《向日葵》，以三千九百万美元的高价，在伦敦拍卖成交，特别是又一次看到原画的照片，心中快快若有所失者久之；因为这是一幅我所钟爱的画。当然我永远不会有可以收藏这幅画的家财，但这也禁不住我对它的喜欢。如今归为私人所有，总有一种今后不复再能为人们欣赏的遗憾。我虽无缘亲见此画，但我觉得名画有若美人，美人而有所属，不免是件憾事。

记得自己也曾经有过这幅同名而布局略异的复制品，是抗战胜利后在上海买的。有天在陕西南路街头散步，在一家白俄经营小书店的橱窗里看到陈列着一幅梵高名画集的复制品。梵高是19世纪以来对现代绘画形成颇有影响的大师，我不懂画，但我喜欢他的强烈色调，明亮的画面上带着些淡淡的哀愁和寂寞感。《向日葵》是他的系列名画，一共画了七幅，四幅收藏在博物馆里，一幅毁于第二次世界大战时的日本横滨，这次拍卖的则是留在私人手中的最后两幅之一；当下我花了四分之一的月薪，买下了这幅梵高的精致复制品。

我特别喜欢他的那幅向日葵，朵朵黄花有如明亮的珍珠，耀人眼目，但孤零零插在花瓶里，配着黄色的背景，给人的是种凄凉的感觉，似乎是盛宴散后，灯烛未灭的那种



空荡荡的光景，令人为之心沉。我原是爱看向日葵的，每天清晨看它们缓缓转向阳光，洒着露珠，是那样的楚楚可怜亦复可爱。如今得了这幅画便把它装上镜框，挂在寓所餐室里。向日葵衬在一片明亮的黄色阳光里，挂在漆成墨绿色的墙壁上。宛如婷婷伫立在一望无际的原野中。特别怡目，但又显得孤清。每天我就这样坐在这幅画的对面，看到了欢欣，也尝到了寂寞。以后我读了欧文·斯通的《生活的渴望》，是关于梵高短暂一生的传记。他只活了三十七岁；半生在探索色彩的癫狂中生活，最后自杀了。他不善谋生，但在艺术上却走出了自己的道路，虽然到死后很久，才为人们所承认。我读了这本书，为他执著的生涯所感动，因此更宝贵他那画得含蓄多姿的向日葵。我似乎懂得了他的画为什么一半欢欣，一半寂寞的道理。

解放了，我到北京工作，这幅画却没有带来；总觉得这幅画面与当时四周的气氛不相合拍似的。因为解放了，周围已没有落寞之感，一切都沉浸在节日的欢乐之中。但是曾几何时，我又怀恋起这幅画来了。似乎人就像是这束向日葵，即使在落日的余晖里，都拼命要抓住这逐渐远去的夕阳。我想起了深绿色的那面墙，它一时掩没了这一片耀眼的金黄；我曾努力驱散那随着我身影的孤寂，在作无望的挣扎。以后星移斗转，慢慢这一片金黄，在我的记忆里也不自觉地淡漠起来，逐渐疏远得几乎被遗忘了。

十年动乱中，我被滴放到南荒的劳改农场，每天做着我力所不及的劳役，心情惨淡得自己也害怕。有天我推着粪车，走过一家农民的茅屋，从篱笆里探出头来的是几朵嫩黄的向日葵，衬托在一抹碧蓝的天色里。我突然想起了上海寓所那面墨绿色墙上挂着的梵高《向日葵》。我忆起那时家庭的欢欣，三岁女儿在学着大人腔说话，接着她也发觉自己学得不像，便嘻嘻笑了起来，爬上桌子指着我在念的书，说“等我大了、我也要念这个”。而现在眼前只有几朵向日葵招呼着我，我的心不住沉落又飘浮，没个去处。以后每天拾粪，即使要多走不少路，也宁愿到这处来兜个圈。我只是想看一眼那几朵慢慢变成灰黄色的向日葵，重温一些旧时的欢乐：一直到有一天农民把熟透了的果实收藏了进去。我记得那一天我走过这家农家时，篱笆里孩子们正在争夺丰收的果实，一片笑声里夹着尖叫；我也想到了我远在北国的女儿，她现在如果就夹杂在这群孩子的喧哗中，该多幸福！但如果她看见自己的父亲，衣衫褴褛，推着沉重的粪车，她又作何感想？我含着眼里的泪水往回走。我又想起了梵高那幅《向日葵》，他在画这画时，心头也许远比尝到人世更大的孤凄，要不他为什么画出行将衰败的花朵呢？但他也梦想欢欣，要不他又为什么要用这耀眼的黄色作底呢？

梵高的《向日葵》已经卖入富人家，可那幅复制品，却永远陪伴着我的记忆；难免想起作画者对生活的疯狂渴望。人的一生尽管有多少波涛起伏，对生活的热爱却难能泯灭。阳光的金色不断出现在我的眼前，这原是梵高的《向日葵》 说出了我未能一表的心思。

翻译提示

冯亦代，著名散文家，文学翻译家，代表作有《书人书事》、《潮起潮落》、《水滴石